

征稿:〈海韻〉文藝副刊歡迎惠稿,舉凡短篇小說,散文,現代詩歌,古典詩詞,曲藝雜談,文學及詩歌評論與鑒賞,均所歡迎。因篇幅關係,文長勿超過千五字,詩(每首)以五十行之內為宜。投稿郵箱: shangbaohaiyun@sina.com shangbaohaiyun@sina.cn fax:63-2-2411549敬請投稿者寫明真實姓名以及詳細地址,聯絡電話。

## 聆聽兒時蟲鳴聲

吳仲堯

秋分晚上，開車路過白馬湖，忽然聽到草叢中傳來蟋蟀「唧唧」的鳴叫聲，時而清脆，時而悠揚，時而高亢，時而低沉，很有一點琴聲齊奏的韻律，撥動了我的心弦。我索性停下車子，沿著湖邊的小路漫步，靜靜聆聽稔熟於心的蟋蟀的鳴唱……

民諺雲：「秋天到，蟋蟀叫」。我一直覺得，在夜幕下，蟋蟀此起彼伏的低吟淺唱，是大自然最朴素的清音，最美妙的樂章。想起小時候，我生活在曹娥江邊的琵琶洲上，那裡水草豐茂，為蟋蟀提供了良好的棲息之地，是它們的伊甸園。每到秋天，小伙伴們三五成群，玩捉蟋蟀斗蟋蟀的遊戲，給我們的童年平添了無盡的樂趣。據說，蟋蟀品相與其生活環境有關，為了能捉到體大、健碩、凶猛，驍勇善戰的好蟋蟀，大家絞盡腦汁。田埂邊，草叢間，瓦礫堆，房前屋後，甚至山坡墳地，赤手空拳，翻磚塊，拔野草，或蹲或跪，全然不顧累與髒。如若發現一只渾身烏黑油亮，體型大，觸須長的蟋蟀，樂得喜上眉梢。

先不要打草驚蛇，屏氣凝神，死死盯住，然後蹣手蹣腳靠近，趁其不備，猛地用雙手蓋下去，多數時候可手到擒來。輕輕捏起，仔細觀察，若完好無損，就裝進玻璃瓶中。有時，好不容易尋到一只心儀的蟋蟀，一不留神卻讓其逃跑了，望蟲興嘆，不勝惋惜。斗蟋蟀男孩子都喜歡，樂此不疲。把兩只蟋蟀放入大木桶裡，用一根長長的茅草觸動蟋蟀的觸須，蟋蟀受到挑釁，一觸即發，角逐廝拼，爭斗鏖戰。男孩子天性爭強好勝，因自己的蟋蟀所向無敵而歡呼雀躍，也因一戰即潰而懊惱不已，一連幾日寢食難安，發誓要卷土重來。

## 故籬花

尚慶海

一座小院，竹籬圍牆，籬上爬滿牽牛花，院子裡種幾畦蔬菜，散養幾只雞鴨。早晨聽著鳥鳴，圍著竹籬賞牽牛花開，傍晚躺在搖椅上，手執一杯清茶，目送夕陽西墜。雞在竹籬下刨食，鴨在院子裡嘎嘎。柴門前，蝴蝶飛，蜻蜓舞。炊煙裊裊起，飯菜滿院香。這是我夢寐以求的田園生活。

## 文藝副刊



海韻

至於蟋蟀又有促織之稱謂，是後來讀蒲松齡那篇膾炙人口的《促織》才知道的。晉人崔豹在《古今注》裡說：「謂其聲如急織也。」意思是蟋蟀的叫聲如織布機的聲響，仿佛在催促織女趕緊飛梭忙碌。中國古時早就有「促織鳴，懶婦驚」的說法。北朝《木蘭辭》裡的「唧唧復唧唧，木蘭當戶織」，也有這個意思。宋代楊萬裡：「一聲能遣一人愁，終夕聲聲曉未休。不解繅絲替人織，強來出口促衣裘。」明代朱之蕃：「閒階聲徹瑣窗中，暗送梧桐落葉風。高韻不緣矜戰勝，微吟端欲助機工。」這兩首詩更是說出了「促織」名字的來歷。

「砧聲送風急，蟋蟀思高秋（米芾）」；「促織甚微細，哀音何動人（杜甫）」……在古人的筆下，蟋蟀的叫聲，又常常作為悲秋、懷鄉、愁生之共鳴。可在靜謐的白馬湖畔，清風送爽，夜色深邃，月光皎潔，蟋蟀們提高嗓子盡情唱著自己心中的歌，柳葉沙沙作響好像在為蟲兒和弦伴奏，一切都變得那麼溫馨、雅致和安詳……我覺得，秋日的蕭瑟風景中，有了蟋蟀的鳴唱，反而多了一份生動，一份韻致，一份歡愉。當然，世事無常，難免磕碰，人的心境往往悲喜相依，絕對的不悲不喜可謂超然，乃是我等凡夫俗子難以企及的一個境界。淡淡的喜，淡淡的悲，其實倒不失為人生的一種佳境。秋天正是這樣一個季節，微涼、薄暖，不卑不亢，就連天上的雲都是淡淡的，這樣的情境，真的是無比美妙，也讓人心情愉悅，內心充盈，何必逢秋言愁，喟然嘆息呢？蟋蟀把清冷的秋唱得殷實熱烈，如此美好的時光，莫負了秋天的這份惠贈。

是呀，蟲鳴是獨屬於鄉土童年的禮物，在曾經沒有鮮花明艷、瓜果香甜的日子裡，蟋蟀用細碎婉轉的聲音，填滿了我無數個閒散的夜晚。秋風一年年吹過草木，倏忽間我已年過花甲，只有小蟲歲歲來去，清淺鳴唱始終不變，依然藏著年少無憂無慮的時光。我想，只要靜下心細聽，就能拾回失落的童真，重溫兒時的歡樂。

從小就生活在鄉村，那時的感覺是窘迫和困頓。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布衣糲食，日復一日，單調枯燥，夢想著哪天能過上城市生活。如今在城市打拼十幾年，有車有房，一切都朝著曾經夢想的樣子發展，卻在夜深人靜或一個人獨處的時候，總會懷念兒時住的土屋，和牆角生長著的幾株牽牛花，又不時冒出要回老家翻修一下老屋，再圍上籬笆牆，在籬笆牆根兒種上牽牛花的想法。

那天路過樓下的車棚，驀然發現靠牆角的車棚柱子上攀爬著一株羸弱的牽牛花，雖然高不過二尺，卻怒放著三朵紫色的花兒，讓我驚喜不已。在高樓林立的城裡邂逅牽牛花，實屬不易，我不由走近它，蹲下身子，默默地和它對視，眼前的牽牛花讓我對田園生活更加充滿了嚮往。

父親常說，人活著活著，就活成了老小孩。理想也大抵如此。沒有的時候，我們拼命地追，等追到了，夢裡常常夢見的，反而是我們最初所擁有的。

籬上牽牛花，那是我的家。

# 從「老廠房」到城市新空間 中國加快工業遺產活化利用

新華社天津10月10日電 國慶假期期間，天津市河東區津一PARK園區十分熱鬧。由老廠房改建的天津機床工業博物館內，舉辦了多場沉浸式體驗活動。找圖紙、猜謎題、模擬操作機床、召開車間會議，遊客跟隨身著工裝的講解員，在機床、圖紙等老物件間穿梭。

這裡曾是始建於半個多世紀前的天津第一機床總廠，經過盤活，曾經封閉的工業廠區重新向居民開放，餐廳、書店、博物館等散落其中，成為城市「會客廳」。

國務院今年印發的《城市更新「十五五」規劃》明確提出，推動老舊廠區功能轉換，加強工業遺產保護利用，植入新業態、新功能。鼓勵以市場化方式推動老舊廠區改造提升。

天津第一機床總廠見證了天津市工業發展軌跡。隨著廠房主體逐步遷往西青區，2020年這裡整體閒置。2022年，泰達城市更

新團隊進駐老廠區。

負責項目改造的天津泰達城市更新建設發展有限公司總經理助理李萌說，他們根據不同情況採取原貌保護、修繕利用等方式，按照「舊空間適配新功能」的思路，規劃產業辦公、配套商業、公共休閒等板塊，書店、咖啡館等文化消費空間陸續進入。截至今年8月，津一PARK開園以來累計接待遊客約400萬人次，引入各類經營主體80餘家。

今年5月，文化和旅遊部、中央宣傳部、工業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門聯合印發通知，鼓勵探索盤活利用存量工業遺產、工業廠房等資源發展工業旅遊的創新舉措，並要求因地制宜發展工業旅遊，探索形成各具特色的發展模式。

從河東區一路向西，來到和平區泰安道5號，一座莊重典雅的近代建築靜立街角。紅磚牆面、彩色鉛條鑲嵌玻璃和高大的古希臘愛奧尼克式立柱，仍保留著百年前的建築風

貌。這裡就是原開灤礦務局大樓。

大樓1921年建成，曾長期作為開灤礦務局辦公地點，也是天津近代工業和城市發展歷史的重要見證。2009年後，這棟文保建築一度長期閒置。盤活利用過程中，當地依託解放北路一帶深厚的金融歷史文化資源，為老建築重新導入專業金融服務功能：負一層展示天津近代金融發展歷程，一層設置商務洽談、會議、金融培訓等空間，二、三層則引入金融機構辦公。

「今年以來，我們立足建築金融歷史特色，拓展會務接待、文化展演、企業私享等多元業務。」負責大樓運營的天津東華商業運行管理有限公司總經理張仲智說，目前大樓累計承接各類活動兩百多場，接待近萬人次。

也有老廠區選擇以新產業接續老工業，在改造工業空間的同時延續生產功能。

坐落於天津市河西區大沽南路882號的天

津空天數字產業園，曾是國營764廠，是新中國通信工業的重要生產基地之一。2023年老廠搬遷後，廠區被列為河西區盤活存量重點項目。

如今，老廠房裡湧現出了許多新的生產場景：具身智能數據採集、機器人研發調試、商業航天設備研製等前沿產業陸續進入。園區聚焦商業航天、低空經濟、具身智能等賽道，通過市場化運營和產業招商，讓存量工業空間重新成為產業載體。

從曾經機器轟鳴的車間，到今天的博物館、研學課堂、科創園區，一批工業遺存獲得了新生。

中原集團天津中原研究院院長高飛表示：「工業遺存的獨特空間和文化價值，為新產業、新消費提供了與普通商業空間不同的體驗基礎。隨著新功能不斷導入，老舊建築也開始與周邊社區和城市生活形成新的聯繫。」

# 執著守護 斐濟小漁村讓白化珊瑚重煥生機

新華社蘇瓦10月10日電 斐濟西海岸，一個只有147名村民的小漁村——奈迪里村，近年來頻頻進入國際視野。過去幾年，在全村人的共同努力下，一條長約10公里徹底白化的珊瑚海岸重煥生機。

10月7日，在斐濟舉行的《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三十一次締約方大會（COP31）部長級預備會議期間，斐濟正式發佈本國首份專門針對珊瑚礁保護的國家級文件——《珊瑚礁保護國家行動計劃（2026-2031）》。

綿延水下的珊瑚礁，是斐濟島民世代生存的根基，也是抵禦風暴的天然防波堤。據斐濟環境和氣候變化部常務秘書西德拉·邁克爾介紹，斐濟的珊瑚礁覆蓋面積超過6000平方公里，在全球海洋生態平衡與氣候調節體系中，佔據舉足輕重的地位。

奈迪里村民何塞瓦對記者回憶道：氣候變化的細微徵兆，最先被村裡的老漁民察覺。上世紀九十年代開始，近海水溫較之以往不斷升高。每到夏季，礁盤上大片珊瑚便褪去斑斕色彩。彼時，生態退化節奏緩

慢，村民只將其視作海洋周期性的波動。

大約十年前，超強厄爾尼諾現象疊加全球變暖，引發史上規模最大、破壞力最強的全球性珊瑚白化災害。據村民回憶，短短數月，村前近岸白化成珊瑚發生白化，礁盤褪去往日絢麗，變成一片慘白死寂的「水下墳場」。

魚群循著尚存的礁體向外遷徙，近海漁獲斷崖式下降。失去珊瑚礁消浪緩衝，風暴潮不再被攔在遠海。何塞瓦說，長者在村議會上反覆提醒族人，海洋正在變，如果什麼都不做，再過二三十年，這個村子或許就要從地圖上消失。

2020年初，由漁民、部落長老、青年志願者組成的社區修復小組正式啟動。他們在相對安全、耐熱性更好的區域建立「珊瑚苗圃」，採集幸存、耐受高溫的珊瑚母株，切割成小段，固定在人工礁基上，再小心翼翼地移植回受損海域。

項目負責人、奈迪里村村民馬諾阿對記者說，這是一場以年為計量單位、對抗洋流與無常氣候的鬥爭。每周數次，人們乘著

小漁船出海，背著氣瓶、扛著材料下潛。正午海面暴曬，水下暗流凶險，海藻瘋長會覆蓋新生珊瑚，一場突如其來的海洋熱浪或是過境氣旋，就可能把數月的努力一夜沖毀。2021年底，一次海洋短時升溫事件，就讓已定植成活的珊瑚再次白化損毀。

馬諾阿說，修復珊瑚，慢慢變成整個社區共同的約定。婦女負責岸上記錄水溫、登記生長數據，長者傳授傳統海洋管護知識，年輕人承擔起最耗體力的水下作業。

2023年，水下終於透出轉機，苗圃里的耐熱珊瑚穩定存活，移植區重新鋪開橙紅、金黃、墨綠的色塊，消失許久的蝴蝶魚、雀鯛、石斑魚陸續回歸。珊瑚恢復消浪能力之後，風暴上岸的衝擊力也在明顯減弱，近海漁獲量開始緩慢回升。

2025年的水下普查顯示，這片曾經寸「色」全無的海域，活珊瑚覆蓋率重回健康水平，久違的生機重新在浪下湧動。當村民再次潛入這片海，看見光影穿過珊瑚枝杈，魚群穿梭其間——美麗的珊瑚海，真的回來了。自此，馬諾阿開始走出斐濟，將奈迪里

## 走廊內的傘花

洪佑良

一個秋雨綿綿的上午，我到一單位辦事。行至走廊，一側擺放著幾十把雨傘，紅的、黃的、藍的，還有印著斑斕花紋的，一朵朵靜靜綻放在狹長的廊間。乍一看去，格外美麗，竟以為誤闖了一片雨後花海。

雨還在窗外淅淅瀝瀝下著，細密雨霧漫過窗沿。望著這一簇簇撐開的傘花，心想，雨是天地間流動的河，傘便是雨中開出的花。

「竹骨裁成半壁蓮，撐開遮盡雨如煙。」在古的眼裡：一把傘，以竹為骨，以布為瓣，本就是一朵人工培植的花。它有情懷有生命。晴時斂起，便是沉睡的花苞；雨時舒展，承接漫天雨絲。

傘的由來，相傳始於上古。傳說魯班游歷山野，見亭台可避風雨，便仿造亭蓋，削竹為骨，蒙上獸皮，造出可以隨身移動的「亭」，這便是最早的傘。傘，古名「簦」，從最初帝王出行威儀赫赫的華蓋，慢慢褪去華貴，走入尋常百姓家。華蓋是廟堂的禮器。一把傘，走過數千年歲月流轉，藏盡人間多少風月。古往今來，無數文人墨客攜傘游湖，在傘下聽雨懷思，傘底方寸之間，藏著相逢、別離，藏著說不清的纏綿心事。

杭州西湖那一場濛濛煙雨，白素貞一襲素衣立於雨裡，眉眼溫婉，便是那傘下的美人。傘下美人眼波流轉，傘骨輕托落雨，一柄油紙傘，牽起跨越人妖的千年情緣。

年少時家裡沒有傘。每逢落雨，我頭上只能扣一頂竹斗笠，那斗笠粗糙笨重，直徑一米有余，戴久了脖頸有些發僵，多麼想有一把傘，不論好壞都滿足。後來我在路邊撿到一把破舊黑布傘，傘面撕開一處破洞，兩根鐵傘骨已經折彎，我找來鉗子拉直傘骨，拿細鐵絲緊緊纏繞固定。剪下舊衣裝的黑碎布，準備自己動手修補。媽媽看到後，嘆了一口氣，接過去幫我補好了破洞。這把修好的傘，成了那個青澀少年風雨之中的保護神。

如今市面上的傘越做越華麗，面料精緻，款式高檔。

可褪去所有光鮮的外表，傘本真的使命，依舊是遮風擋雨。一把傘撐開，就是一方雨中的安穩之地；一把傘在手，便是孤身行走風雨時貼身的庇護。

走廊裡的傘，便是生命的開合。古有斷橋傘下美人，牽一段千古奇緣；今有走廊傘花開在秋雨裡，展示傘的萬種風情。

## 洪金拐金獅丁母憂

旅菲蕭妃(燒灰)同鄉會訊：本會总务主任洪金拐鄉賢、建設主任洪金獅鄉賢令慈洪府施瑞玉太夫人，不幸於2026年10月8日壽終於家鄉本宅，享壽七十有四高齡，寶婺星沉，軫悼同深，擇定於2026年10月14日舉行出殯祭拜儀式，隨後火化於家鄉火葬場。

本會聞耗，經馳電慰唁其家屬，勉其節哀順變，並藉致獻花圈，以表哀思，而盡鄉誼。